

國際地理奧林匹克競賽 經驗分享

文・圖 | 孫呈祥



一、前言

“地理也有奧林匹克競賽？”相信不少本澳師生仍然會說出這句話。事實上，如果不是前線地理教師或參加過的學生，的確較少機會知悉“奧林匹克”這個招牌原來也能套在地理學科上。

筆者是一名具有八年教齡的地理教師。剛於八月中旬帶着四名澳門中學生到俄羅斯特維爾州參加第十二屆國際地理奧林匹克競賽，

我們澳門的中學生，首次能在該項賽事中獲獎，激動之情實在難以言喻。當我看着學生從台下走到台上領獎之際，我回想起一群並肩作戰的澳門地理教育同行，原來這數級樓梯，我們走了五年。

五年前，在得到數名來自本澳不同中學，懷着一腔熱血的同行的感召下，我參加了首屆澳門地理奧林匹克競賽籌備計劃。自此，打開了我五年來投身地理奧林匹克的豐富經歷。



iGeo帶隊老師名牌

第五屆澳門地理奧林匹克競賽全體合照
(澳門地理暨教育研究會提供)澳門代表於頒獎
典禮留影

二、澳門與國際地理奧林匹克競賽

時間要撥回到2008年，時任高美士中葡中學地理教師黃逸恆先生代表澳門以觀察員的身份，出席了於北非突尼斯舉辦的第七屆國際地理奧林匹克競賽（International Geography Olympiad, 簡稱iGeo）。該項競賽每一至二年在全球不同國家或地區舉辦，是為全球未滿20歲的

中學生而設的，是考驗世界各地中學生地理能力的舞台。競賽內容不以憶記課本知識為重，而是考驗學生的地理閱讀、觀察、記錄、測量、判斷、詮釋及思辨的能力。比賽形式則以媒體測驗（Media Test）、展述申論（Written Respond）、野外調查及分析（Fieldwork）三個環節進行。這種先進多元的地理評鑑方式，大大不同於本澳盛行的地理測驗及考試。



作為澳門地理教師，不禁會產生一個疑問，假若澳門的學生參加這種形式的地理評鑑，結果會是怎樣？

黃逸恆先生於賽後認真總結所看和所得，並透過澳門地理暨教育研究會與其他地理同行分享。於是，一個以“使澳門師生能夠參加國際地理奧林匹克競賽”的遠大目標，就發芽於一個只有數張桌椅的小會議室內。回顧起來，筆者有幸坐於那兒，與有榮焉。

三、澳門地理奧林匹克競賽誕生

有了參賽目標，便需設法實現。根據國際地理聯會 (iGeo主辦機

關) 的規定，參賽隊伍須於本國或地區內先舉辦自身的地理奧林匹克競賽，用以挑選該區的地理優秀生作國際賽的代表。意即一場澳門校際間的地理競賽必須先應運而生。

從零到壹的距離，原來很遙遠。我們八、九位中學地理教師開始張羅人力和物力，從比賽場地、競賽形式、考核題目、參賽學校、成績評審、頒獎典禮到新聞推廣等等。一切從計劃到實踐，從困難到順利，從零碎到圓滿。憑藉團結合作和奉獻付出，第一屆澳門地理奧林匹克競賽終在2011年5月於中葡職業技術學校舉行。我從來沒有想象過，跨校教師之間的合作可以有如此巨大的創造性與執行力。



澳門師生到達莫斯科國際機場留影

時至今天，澳門地理奧林匹克競賽已經順利舉行了五屆。藉着競賽，我們已經連續四年派出師生代表，到過德國科隆、日本京都、波蘭克拉科夫和俄羅斯特維爾州參加iGeo。能親身與眾多地理同行一起推動地理教育，我將之視作自己對澳門地理教育事業的一份功勞。

四、國際競賽對澳門地理教育的啟示

參加國際競賽，我們能得到甚麼？回憶起首三年澳門學生在iGeo的成績，作為指導老師之一，我抱怨過競賽內容的深度與廣度、質疑過競賽評核的方法和準則、批評過

競賽語言的單一和偏向，甚至為課本中沒有具備野外調查的篇章而無奈……種種的不足與遺憾，是否就總結成一句“無能為力”或“不能作準”而已？的確為我們地理教師帶來巨大的反思空間。

我也自小在澳門接受教育，我們的地理課中，讀過寫過的國家、山河、洋流、氣候、板塊、岩石何其之多，不比歐美國家學得少；我們的優秀學生具備的地理知識何其淵博，各大洲上的景致風物也許皆可倒背如流，不比亞洲國家見弱。然而這些，是否就是地理能力？如果是，為何在國際競賽卻遠遠落後於人⁽¹⁾？根據過去數次的PISA測試，已經證明澳門學生的學習素養

位在世界前列當中，為何在地理學科卻並不反映？這種落差，確實倒了不少地理教育同行的胃口。我也懷疑過自己的教學能力，是否力有不逮？

“標準不同”當然是安慰自己相當有效的一句；但敢於用別人的標準來考核自己，我覺得：“傻得來卻帶點帥！”把澳門地理教育的成果用國際標準來量度，我認為最大的得着是一份“驗身報告”。原來我的某個器官出了點問題，應該引起重視和設法醫治。

五、我們得獎了

屢敗屢戰，累積經驗，總結長短，一年接一年。抱着與國際接軌的方針，澳門區的競賽語言和模式已經貼近國際。參賽的學校和學生亦與日俱增。不少學校甚至已有校內的地理奧林匹克。天道籌勤，在最近的第十二屆競賽中，澳門學生終於獲獎了。

本年八月中旬，筆者與另一名地理教師一翁嘉琦（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帶着四位澳門區的金獎學生——林嵐、梁俊瑜、梁子悠（培正中學）和馮祉穎（聖羅撒女子中



落力宣傳澳門



名勝留影

名勝留影



學中文部）。從澳門出發，經歷30小時的漫長交通，抵達俄羅斯首都西北200公里外特維爾州的一個青年科學營地，開始為期七天的各種地理能力測試。

課室裡冷靜的填寫、野外絞盡腦汁的測繪、低着頭邊走邊寫的忙碌、咬文嚼字地宣揚澳門特色、手舞足蹈地表演土風舞藝、簡單而又渴望的一頓膳宿……我的文字根本形容不出這數天來一起吃、一起走、一起講、一起笑、一起苦、一起樂的難忘。先不以成績論成敗，憑這段經歷，均已沒有輸家。

我習慣抱着落空的心情欣然地接受結果，可是莫斯科國立大學的頒獎廳上，竟然響起了兩次“CHINA MACAU”的掌聲。林嵐同學獲得銀獎、梁俊瑜同學獲得銅獎、我們六位獲得樂極忘形的喜悅、澳門地理教育獲得前所未有的肯定。我恨不得所有澳門地理同行都能在現場相擁。

六、結語

地理教育的方向，當然不能隻字片語而言明。但是進步，必然是師生皆希望的。俄羅斯回來後，我發覺我走前了一小步，而學生們卻走前了一大步。我可能真的是“力有不逮”，只能帶來一些進步空間，但我們的學生是“力所能及”的，只要有讓他們飛翔之地。

【註釋】

- (1) 按過去三年參加的結果看，澳門與歐洲國家的成績相對落後較多，在亞洲區內，亦較中、港、台、日和新加坡落後。

孫呈祥

鏡平學校（中學部）教師。